

# 走访西汉铸钱厂

文 / 图 马梦

鄂邑区大王镇兆伦村村委会门口，立着一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长安城兆伦铸钱遗址，这是200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的家乡户县，2017年撤县设区改名为鄂邑区，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南靠秦岭，北临渭水，自秦汉时期一直是京县，属于上林苑辖区，是建都在长安的11个王朝（周、秦、西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的京畿之地。

提到钱，无人不知，无人不爱，但是两千年前什么地方造钱？大家却知之甚少。小时候老人们就讲过兆伦村村民在打井挖水渠时挖出过钱币，长大后才知道其实是些陶制钱范。修建西咸北环线高速公路时，听说征迁地拆迁过程中文物部门为了配合高速公路建设，对兆伦村西一带进行考古发掘，最终西咸北环线高速从遗址西部通过，而发掘地点在钟官铸钱遗址西南方。后来我们专程驱车前往离家15公里外的兆伦村钟官铸钱遗址参观。

村里国保碑上详细记载了遗址的历史，此处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铸钱工场，比英国的国家统一铸币厂早了一千多年。恰好爸爸的同事毛青湖叔叔就是兆伦本村人，他告诉我们村旁有条新河，当地人称苍龙河，明朝有村民在河里发现过宝贝，说是传国玉玺。毛叔叔领着我们在村里转了一圈，遗址留下的痕迹已经很少了，只有苍龙河静静地流淌，见证历史的变迁。

遥想两千多年前，数以万计的钱币在这里铸造并流向全国。到底这些钱币是谁铸造的？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铸造呢？我很好奇，毛叔叔跟我们讲钟官就是秦始皇“收天下兵器削为钟”的地方。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开启了钟官铸币的历史。汉武帝元鼎四年，为了经济管理和统治的需要，实行铸币改革，专令上林三官铸钱，钟官作为当时的国家造币中心和货币发行中心，为汉代的国家中央银行，掌控帝国的经济命脉。村委会设立的临时展厅里有出土的西汉五铢钱陶范、王莽时期的一刀平五千铜范及大泉五十、次布九百、货布等多种钱范母的图片。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中国货币的起源和汉代铸钱工艺流程，我了解到一枚小小的钱币如何通过繁琐的流程铸造出来。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我曾天马行空地想着这小小钱范可能就是穿越回去的钥匙，这样我就能看看秦始皇统一六国，站在高高的城墙上手指江山，用陕西话说着：“额滴，额滴，都是额滴！”再领略一下汉武帝开天辟地的霸气，如何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所看千古一帝。

也许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铸钱遗址只是西汉时期中央铸币工场的冰山一角，历史悄悄地为我们掀开一页，期待我们去发现、去想象更加广阔宏伟的世界。（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



## 渭陵——历史的天空

文 / 郭超飞

公元前54年，年轻力壮的汉太子刘爽依依不舍地抱着自己的爱妾，在刘爽心中，司马氏爱妾位置犹如虞姬在英雄的楚霸王心中的位置一样举足轻重，继承大统他可以不要，他只要心爱的司马氏好好活着，但奈何造化弄人，司马氏还是死在了他的怀里，刘爽虽没有拔剑自刎，但在爱妾死后心如死灰，消沉良久。

他记得爱妾临死前哽咽着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您的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爽对此深信不疑，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就是这样一个人重情重义的人，最终继承了大统，他便是汉元帝。

2003年，我从老家武功到咸阳795厂上高三，因城乡文化差异，加之兴趣爱好较少。没事时最喜欢瞎逛，附近塔尔坡的圆明寺，文林路的狗市，去的最多的就是汉元帝的渭陵了。

去渭陵一般选择周末去，因为我单趟走去需要一个多小时，加之来回赏景什么的，得四五个小时。去渭陵的路线是先往北穿过毕塬路，走过塔尔坡的圆明寺，继续往北穿过文林路，再穿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渠，走过一段段乡间小路，没有路的地方就直接穿过庄稼地，总之一路向北，目标明确就好。因为你能远远地看见像金字塔一样高大的大土堆向你招手。

奇怪的是看着挺近的大土堆走过去却很远。好不容易走到了，便能看到大土堆上有一条条曲曲折折被人踩出的羊肠小路直通顶端。你会在大土堆的南方看到比人还高的碑文，印象里有西汉元帝刘爽几个字，但当时的我把那两个名字读成了刘爽，毕竟字刻的不是很清楚。经过多方查证资料我才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爽皇帝。

那片历史的天空中，匈奴长期骚扰汉朝领土，网上有一句话叫“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出处就来自汉元帝时期的猛将陈汤将匈奴单于的首级进献给元帝的奏折中写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刘爽的历史功绩在于与匈奴通过昭君出塞的联姻方式换来了长久的和平。野史说刘爽后悔让昭君出塞，还把画昭君丑的画师给杀了。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可我更愿意相信刘爽对司马氏的专一和纯洁。

刘爽也是一个被才艺耽误的皇帝，放在绝对是一个文艺青年。据说刘爽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文人的局限性让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到后期他重用宦官弘恭、石显等，执政期间，每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连彗星撞地球的事情都让他赶上。从小就被父皇认定为不祥之人的刘爽，在迷信的古代，压力可想而知，于是便在中年撒手人寰。他随便宠幸的王政君的侄儿王莽就此篡政，从此西汉灭亡。

我在想，假如刘爽宠爱的司马氏不死的话，也许，历史是另一番结果。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想着西汉王朝的那片天空，那里应该有着曾经让刘爽感觉微甜的风，那是他与司马氏的爱情，或是惺惺相惜的守候。

刘爽不寂寞，周边有很多人将墓穴修在了周围，也许他们认为皇帝的墓葬周围应该是个好风水吧，可以光宗耀祖。我也曾想借刘爽的好运气，在这土堆上祈祷自己考个好成绩，有个好未来。但现在想来，我辈非富贵，愿望要靠自己去达成。（作者供职于咸阳管理所）

# 逃跑皇帝与光武中兴

文 / 图 燕蒙

前段时间去渭南走亲戚，想起上学时候有个很要好的同学，虽然平日依然保持电话联系，但毕业后忙于工作已多年未见。听说我在渭南，同学很热情邀请我去他家里坐坐，感情难却，驱车前往。三十公里的路并不好走，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秦岭北麓山脚下，大王乡三官庙村。同学用家乡的美食款待了我，饭后闲聊时，说起他家附近4公里外有座石鼓山，风景秀丽，是个游玩的好去处。传说西汉末年，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逃难于此。听到这里我很感兴趣，于是他向我讲述了这座山的故事。

在散落各地的民间传说里，早年刘秀逃难之中带着一丝喜剧色彩。像所有故事里的反派人物一样，篡夺汉室的王莽是刘秀的死对头。那时刘秀风华正茂，却也籍籍无名，对务农、药材生意和粮贩子这些职业有点厌烦，于是跟着哥哥在反抗王莽的绿林军中混口饭吃。人微言轻，实力不济，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想如何躲避王莽的追杀。有一天又被王莽的人追杀到秦岭山下，前有通路，后有追兵，刘秀实在跑不动了。人困马乏之际，但见眼前这座山，奇峰突兀，满坡草木，是个安全的藏身之所，便使足了劲策马上去。坐在松柏下大口喘息的间隙，

想起自己身为汉高祖九世孙自起事以来，却一直都在逃命，不免悲从中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人在绝望的时候希望借助外界的力量打起精神重振旗鼓，刘秀也不例外。可是举目四望，除了这无语的山石草木，此时还有谁？等等，面前的这块大石头不就像一面鼓吗？真是想啥来啥，好吧，那就问问天意：“他日，我若能匡扶汉室，就让这状如鼙鼓的山石发声，如果真要我汉室灭亡，就不要发声。”说罢，捡起身边的长石棒作鼓槌，猛击石鼓，“咚咚咚，咚咚咚”，山石之声好似晴天惊雷，震耳欲聋。此时王莽追兵已经赶到，听到巨响吓得落荒而逃。

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刘秀受到莫大鼓舞，他从南面下山之后信心爆棚，决心重整队伍，他的心中比往日更有力量。传说，当时刘秀用于击鼓的石棒用力过猛，断为两节，一节落在秦岭南麓，于是有了“落南”（商洛市洛南）县。直至今今天石鼓山上的巨石周围还分布着老碗大小的圆形和半圆型的石洞，据说是当年刘秀的战马留下的马蹄印。

后来刘秀作为偏将军参与著名的昆阳之战，以少胜多，重创王莽42万大军主力，一战成名。直至消灭王莽的新莽政

权，扫平割据势力，建立延续195年的东汉，巩固了大一统的中国。他在位的时期被称为“光武中兴”，刘秀正是从此地开启了辉煌的人生。

曹植在《汉二祖优劣论》中评价刘秀“通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谨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毛泽东称其为“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当代秦汉史学家黄留珠在《刘秀传》中说：“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汉光武帝刘秀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中兴之君’与‘定鼎帝王’两项头衔的皇帝。刘秀的‘中兴’是重建了一个新的王朝，只不过这个新的王朝依然沿用了‘汉’的称谓罢了……”

一时间，我无法将同学讲的这个民间故事里落魄小伙子和能文能武、雄韬武略的定鼎帝王联系起来，但这正是民间传说的有趣吧。正史严谨，传说鲜活，他们把一个历史人物有血有肉、多维度地呈现给后世。其实仔细想想，民间传说口口相传，丰富了一方山水，固然有夸张演绎的成分，真难以考证，但这故事仍然启发着我们。每个人都有身处逆境的时候，如果不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使命，关键时刻不多坚持那么一会，哪会有后面的柳暗花明，怎么会获得灿烂的人生呢？

（作者供职于港务区收费站）



# 扶风豪士天下奇 男儿当如汉马援

文 / 图 王健



今年雨多，未感夏至，忽已深秋。夜半失眠，迷迷糊糊，听风声雨声，拿起手机无意中看到一则旧闻：2005年前后，马英九赴台访问的陕西同胞说：“我的祖籍是陕西扶风，汉代的那位伏波将军马援是我的远祖，明朝末年，扶风马家的一支辗转到了湖南衡阳，我就是这一支的后人。所以，追根溯源，我确实是扶风人。”看到这则消息后，我感到惊讶，远在海峡那边的人竟然能追溯到风貌迥然的大西北，原台湾地区的领导人的祖先就在我的家乡扶风。阔别那片土地多年的我再次想起我记忆中的老家扶风，还有名震古今的汉代马家，那位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名将马援。我想起漆黑的夜里，马援静静地坐落在蒙蒙烟雨里，任凭风吹雨打，雨声仿佛在对历史倾诉着什么。

在中国，翻开任何一个地方的县志，总有历史名人或名胜古迹。扶风县地处关中西部，隶属宝鸡，是宝鸡的东大门，因“扶助京师、以行风化”而得名。提起历史名人不得不让人想起马援。汉朝时，在右扶风（政区名，为汉代三辅之一。汉时将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称三辅，即把京师附近地区归三个地方官分别管理。）辖域有两个“茂陵”，一是兴平的“茂陵”，因汉武帝的陵墓得名；二是今杨陵区五泉乡（原属扶风县辖）有个茂陵村，村西有个茂陵山，亦称“马超岭”。据《扶风县志》《扶风地名志》载：茂陵山从古已有，为马援、马超故居，历代曾在此设过“成欢里”“茂陵里”“茂陵乡”。

马援墓位于扶风旧县城西南约3.5公里处的城关镇伏波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马援（公元前14—49年），字文渊，东汉扶风茂陵人，著名大将，官拜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忠显王，谥忠成侯。历代高官名将、文人墨客慕名瞻仰墓地，留下许多赞美诗篇。1995年，马来西亚马氏宗亲总会回国寻根问祖代表团曾在扶风马援墓地举行了盛大的祭祖仪式。

莽时期，乱世对百姓来说，是痛苦和不幸，对英雄来说，是趁时而起、名垂千古的大好时机。马援在这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寻找自己的位置，最后找到了明主刘秀，成为其麾下著名战将，成就了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马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当之无愧的智者，他善于治理地方，是一位开明的管理者，不但关心百姓的生计，还能够与部下同甘共苦。刘秀对陇蜀和公孙述的战争中，他屡立战功，公元35年，马援受封陇西太守，55岁官拜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南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像一位消防队员，东汉王朝哪里燃起战火，他就立即前往扑救，大半生都在边关战争中度过。甘肃羌族反叛，马援前去，立即平定。越南征侧、征贰姐妹反叛，马援前往，很快扫平。匈奴和乌桓不断侵扰北方边界，光武帝命马援率军还击，临行马援对部下训令：“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以鼓励士气，成语马革裹尸就出于此。匈奴乌桓知道是马援率兵来攻，自知不敌，匆忙撤兵逃走。东汉王朝北方边境因此平定。

马援平定了北方外族的人侵，南方的武

陵五溪蛮夷叛乱（今湖南常德西部），光武帝两次派兵平定叛乱，结果都被五溪蛮夷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光武帝对此忧心不已，这时马援已六十二岁高龄，他向光武帝请缨平叛，光武帝看他年事已高没有答应，马援着急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挺硬朗，就是说服不了皇帝，怎么办呢？他立即叫人取来盔甲，牵来战马，请求光武帝让他一展英姿，在光武帝面前扶甲戴盔跨上战马雄壮威武地在殿前绕了一大圈，彰显了老当益壮的英雄姿态，光武帝啧啧称赞，于是答应老将出马，率四万兵马去平叛五溪蛮夷。

马援率汉军一到战场，首战告捷，斩敌二千余人。但是当地环境恶劣，汉军不服水土，士兵中暑者甚众，死亡日渐增多，年迈的马援也中暑卧床，不久便病逝了。马援为国尽忠，殒命疆场实现了他以马革裹尸的壮志，时公元49年，援六十三岁寿终。

西北的马援和东南海峡那边的马英九有着如何的联系？中国的历史，像长江东流水永不停息，浪花间不乏奇闻，关于马英九先生的祖先在湖南的说法，我猜想，也许是确有其事，中华民族南北融合是常事。马家军留下了人在湖南可以理解。当然，

历史需要严密的考证。马援是陕西人，死后本当归葬故里。而据查证，陕西扶风有马援墓，那淮北马援墓又是怎么回事？马援墓落在淮北的原因尚无答案。有人说，是马援病死军中，尸体来不及运回家乡，葬在半路，后被移到家乡。也有人说，淮北只是葬下了他随身携带的武器……历史像黑色的夜晚是个无尽的谜，浩如烟海的古书中留有蛛丝马迹，等待我们探访考证。

夜微凉，秋雨至，回顾人生，不禁感慨。在我的印象里，陕西人都恋家，不想远离家和亲人，大多数都留在本地，过着平稳而幸福的生活。还记得当年我在离家3000多公里的南疆工作，经不住家人的劝告，回到了西安。多少次在深夜打心自问，放弃了选调生回来后不后悔。我有时觉得后悔，有时觉得不后悔，正后是因为，我当年放弃的可能是一生的前途和机遇。不后悔，因为女儿和儿子出生了，父母的鬓角多了几缕白发，能够陪伴他们是多么重要。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感来自于内心，不是做给他人看的。我不想睡，站在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漆黑的雨夜，点上一根烟，思考选择对于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马援是一个励志故事，我脑海里浮现他满怀豪情，跨上战马，整装待发意气风发的样子。他为了国家敢于战斗，敢于亮剑，一往无前的气魄令人振奋。我辈生于盛世，何其有幸，意气风发的年纪不该气馁，不能失去信心。

工作十三年，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在路政中队队长岗位上，一步一脚印，上山下海，一路走来，虽然尝尽苦头、历尽磨难，但始终坚持正义和原则，维护了公路的权益和尊严。犹记从事青年工作几经艰难，打开局面，感受人心被暖回，感受光与热，离任时坚强的我边开车忍不住流下泪。从事运营管理工作后，繁忙的一线，洪流般的车流量没有吓住我，团结大家，开动脑筋，共赴难局，创造了多少个全省第一、全国第一。种种经历，让我明白打开一个良好的局面，确定一条正确的道路何其艰难。

马援是多少人心目中的英雄，也有被世俗所困的时候，何况我辈？我们应该坚定信心，鼓起勇气，用自信的脚步丈量未来。（作者供职于西渭分公司）

# 秋日米家崖

文 / 任方勇

数日的秋雨消散了炎炎夏意弥漫的暑气。时值中秋佳节，经过长久的雨水洗刷，碧蓝的天、万里晴空令人无限舒畅，正所谓“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为了对得起这许久未见的晴日，便前往我家附近的米家崖古村落踏秋游玩一番。

米家崖，位于高陵街办驻地西约300米处鹿苑原北麓。据文献记载，此处原系回民村落，清同治元年回民起义后尽族西迁，后来迁入的居民仍沿用其原名。因村处崖下，故称米家崖。漫步于此地，很少能看过去的景象，只能看到村南的龙山文化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村南原上有一古墓，传为霍去病之母墓，明《高陵县志》说此为“王秋官尚书河间公墓”。经县文物部门多方考证，认为是系唐河间王李孝恭之子秋官尚书李晦之墓。20世纪90年代中期，阳陵考古队对该墓抢救性发掘，出土墓志铭及唐三彩等139件器物。

此处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2016年5月23日，中美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在米家崖遗址发现了5000年前酿制啤酒的证据，这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酿酒证据，古人可能早在5000年前就开始享受啤酒的乐趣。米家崖古遗址虽历史悠久，当地民俗却并不显陈旧呆板，有生动可爱的生活。每到傍晚，此处都有热闹非凡的夜市。秋天的傍晚坐在渭河北岸，左耳吹着夹杂着水汽的徐徐微风；右耳是嘈杂热闹的市井欢闹。倒上一杯啤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恍惚间，仿佛跨过历史的洪流，与古人对酒当歌，正如一段奇妙梦幻的旅行。

不必说厚重的先贤陵墓与古代文物，只是简单的举起酒杯回望历史，也体现着我们独有的浪漫趣味与对美好生活的热情。一代一代的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让我们保持对生活的乐观与热情吧。（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